



丁捷

日前,一则从韩国传来的消息迅速引起国人关注,江苏作家丁捷的长篇小说《依偎》荣获“亚洲青春文学奖”,该奖由韩国亚细亚青少年文化交流协会颁发,旨在引导亚洲青少年阅读优秀的、高雅的文学作品。丁捷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丁捷:务必要相信爱情

年轻人得不到爱情,是从怀疑爱情开始的

《依偎》创作于2011年,在《钟山》杂志首发,当年即被中国小说榜专家提名。小说讲述了两个遭遇车祸的年轻人,在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北方雪国,进行的一场灵魂之恋。小说发行单行本后,一度进入当当网的情感图书畅销榜,媒体称其为“近年来最值得期待的情感类好书”。人到中年的丁捷,写的这个“80后”纯爱故事,被苏童评价为“把坚硬的死亡写得极其柔软,把柔软的爱情写得无比坚硬。这是一部灵魂之作”。

现代快报:你觉得《依偎》是怎样的一部爱情小说?

丁捷:实际上在此之前很多人问过我写的情感小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感小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般的爱情小说,它的男主角通常会被塑造成这样的人物:出身豪门,有良好的教育素质,然后长得很英俊,头脑非常聪明。我觉得在小说里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主人公会非常无聊,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通常都不是这样的人物。

可以这么说,我对中国人写的爱情是不认可的,因为作家的心就是功利的,他写不出真正的、理想的、纯净的爱情,我这个小说其实是做一种尝试,把两个孤独无援的

年轻人放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的一次写作试验,看两个人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

这个小说的故事有两条线,一条是两个人处在类似真空的纯净世界,无所顾忌地相恋相依相偎,这是明线;还有一条暗线,两个人相互倾诉彼此现实世界里的青春经历,以此形成强烈的反差——纯净的爱情在趋利的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的。想要真正的爱情吗?最好换一个世界,或者最好把世界换一换。

现代快报:听起来有点悲观。那你相信爱情吗?

丁捷:爱情我是肯定相信的,爱情是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一个人连

爱情都不相信,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那他还需要精神生活吗?爱情是两个平等的生命的相依相偎。现在人怀疑爱情存在的真实性,是因为爱情的纯粹性和脆弱性,要求它产生于具备爱情能力的心灵,维护于适合爱情生长的环境。这两个条件不具备,根本不要奢望爱情。年轻人得不到爱情是从怀疑爱情开始的,商业社会把人培养得过于精明和狡诈,要想从外部世界寻找真爱,是找不到的,爱情在哪儿?在你的内心。香车宝马里是找不到爱情的。

现代快报:这部小说是写两个80后的爱情,你对这代人的情感世界怎么看?

丁捷:现在的年轻人活得非常苦,这种苦不是物质上的苦,而是情感的无处着落,在世俗社会里到处受到挤压。我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人。

我大一时父亲因癌症去世,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但恋爱四年,她从来没有抱怨、犹豫过我没钱。岳父母更是没有半句嫌我穷。那时候,我们出去玩,给她买一根几毛钱的雪糕,她就很高兴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家里第一句话就问“有房吗?有车吗?”他们的心里其实是千疮百孔,他们对未来、对前途、对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所以,我写《依偎》,是要说,想要真爱,换一个世界吧。

丁捷是谁?

丁捷,曾用乳名晓波作为笔名。江苏南通人,现居南京。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活跃的中国校园作家,曾被誉为“青春大写手”“灵魂作家”,他少年时代就有“文学天才”美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南通大学兼职教授。著有长篇小说《依偎》《亢奋》《如花如玉》,短篇小说集《现代诱惑症》,诗集《沿着爱的方向》、青春文学《缘动力》等十多部著作,以及大量摄影、书法作品。获得过亚洲青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合作)、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也获得过今日中国摄影、中国作家书法等多项艺术奖励。

“有爱情的穷光蛋是人,无爱情的富豪是猪”

丁捷年少成名,那时候他是个叫晓波的诗人、作家。14岁开始发表作品,尤其擅长写作青春和爱情题材,被誉为“青春大写手”,因为文学才华突出被大学免试录取。大学毕业后留校,不久他被派去给省委领导当秘书,由此步入了仕途。丁捷说,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将他和以前“著名文学青年”的经历联系起来,但他一直把写作视作终身事业。

现代快报:当年的你,就跟现在的韩寒似的,有收到过读者的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丁捷: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很常见。我收到过异性诗友的诗,有的还夹照片的,一般是黑白头像的那种。那是一个美丽的时代,居然有不少女孩像爱宝马别墅一样爱写诗的人,她们给我的青春期中种下了温暖和自信的种子。我很感谢那段岁月,感恩那些纯洁的女孩。也希望她们不要因为给一个诗人写过信寄过照片而后悔。物质时代对贫瘠时代的任何轻薄,都是愚蠢和错误的。

现代快报:经历了那么多的风

浪,有着那么丰富的阅历,可以写的领域应该有很多,为什么还是愿意回到青春、爱情这类题材?

丁捷:我们这批人,上世纪80年代的人,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青春是用浪漫用文学培养起来的,浪漫的心灵一旦在青春期形成之后很难改变,可能已经真的融入你的基因了。

40岁前后我遭遇了一场事业上的坎儿,有一天我从故纸堆里翻出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抄诗歌的本子,我看到已经发黄的纸面上,抄写着一首诗《相信未来》,那一刻,我真的激动得热泪盈眶。文学的力量看起来是绵薄的,实际上是深厚的。这种

力量一直在悄悄地鼓励我,支撑我。我想,我们忙碌的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我们忙碌的是人生的去处,是心灵的归属,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超越精神关怀,无法完全堕入世俗的琐碎中。我们要尊重内心的方向。这个方向,是那个青春时代为我们确定的,几十年调校下来,并没有偏离多少。至少我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当诗人,要把写作作为职业,我们是恪守文学赋予我们的那份浪漫、纯真和美。20多年过去了,在社会上闯荡一番之后,对自己内心的认同反而更坚定了。

现代快报:说说你做过的最浪漫的事。

丁捷:这个……真的有点难。其实我在生活中,气质近乎愚钝。说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浪漫事情。一定要说,恐怕就是援疆了。对啊,前几年,我在一个国有企业集团当负责人,过着别人认为不错的生活。后来,我打报告给组织自愿援疆。于是就就到祖国最西部的一个民族自治州工作了三年。有人对我说:胖子啊,你真天真浪漫!

现代快报:如果可以选择,在有爱情的穷光蛋和无爱情的富豪之间你会怎么选?

丁捷:有爱情的穷光蛋是人,无爱情的富豪是猪。我认为人内心最刚性的需求就是爱与被爱。

套上“文学”这两个字就要负责任

2013年,《依偎》版权被韩国BOOKLAB出版公司引进后,迅速成为韩国最大书店集团教保文库的重点外国文学畅销书。在韩国诸多著名学者联名推荐下,小说进入韩国亚细亚青少年文化交流协会发布的“亚洲青少年必读作品推荐榜”。这个协会由韩国五届国会前议员、国家内务部长郑石谟倡导成立并担任首任会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行为。丁捷的《依偎》又从中脱颖而出,获得“亚洲青春文学奖”。

现代快报:这次得的奖叫“亚洲青春文学奖”,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青春文学作品,你怎么看这些作品?

丁捷:那类作品我也看过一些。我不认为他们是文学,也许他们的题材是青春,不要把卖给年轻人读的东西都称为“青春文学”,有的东西文学性都没达到,怎么能叫青春文学呢?既然是文学,就一定有门槛,首先一条要看它的艺术性达不达标,青春文学跟青春读物不是一回事。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给我看长篇小说,最早的两部书是《青春

之歌》和《茶花女》,后来看《老人与海》,我至今仍认为这三部作品实际上就是青春文学,我给儿子最早推荐的也是这三本书。现在很多所谓的青春写作,文学性太差,你看国外的一些青春文学,比如日本的村上春树,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人家的文学性多强。

现代快报:现在青春文学的市场很火热,但在商业化手段的操作下,不少青春文学成了产品,过于世俗化、物质化、功利化,你觉得青春文学应有怎样的价值追求?

丁捷:那个完全是迎合年轻人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物质的向往,

说到底就是在变相推动年轻人跟这个社会过早地同流合污,其实这是害了年轻人,因为物质根本解决不了人内心的精神诉求。

青春文学是传达主流价值的最佳载体。套上“文学”这两个字就要负责任。现在的青春文学中很多是反传统的,这个方向是错的,这好比是给青少年放血,把传统文化的精髓都放光了,这种青春文学一旦占据了青少年的心灵空间,那么塑造出来的恐怕只是一群躯壳。

现代快报:你给这本小说打多少分?

丁捷:90分吧,下一步准备再

写个95分的。

现代快报:看来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还是非常满意的。

丁捷:我没有有什么好谦虚的,《依偎》的语言、结构、故事、氛围、韵味,都是一流的。写完作品搁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依偎》是很好的,它完全处在当代中国小说的第一方阵。但毫无疑问,眼下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时代,好的纯文学作品容易被淹没。《依偎》并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更大反响。好在它不是一部浮躁的应时作品,我相信它会是一部恒温的作品,但若千年都不会完全冷掉。



《依偎》
丁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